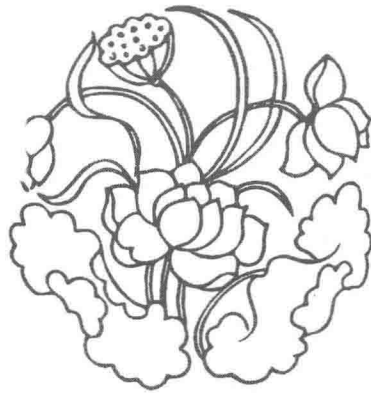




# 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

任繼愈題

## 第 202 卷



海潮音

中國書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正编 / 黄夏年主编. —北京: 中国书店, 2011.10

ISBN 978-7-5149-0043-9

I. ①民… II. ①黄… III. ①佛教—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B9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8738 号

---

责任编辑: 辛迪

总策划: 华典图书

ISBN 978-7-5149-0043-9



##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 100050

电 话: 010-63017857

传 真: 010-6303089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6333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0043-9

---

定 价: 88000.00 (全 209 册)

# 海潮音

廿三年九月

第 二 十 一 十 二 期 合 刊 日 錄 第 二 十 五 卷

議佛法改善現實社會

白慧

南海寄歸傳新頁之七

佛法原理與做人

太虛

美國佛教徒的看法

天慧譯

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

太虛

堅持佛徒崗位

陳銘樞

應以大眾的利益為對象

潘懷素

政治經濟等就是佛法

印順

佛徒不宜拘守崗位

林同濟

雲龍與黃滄

(中國佛學)

社長

鍵樞之考證

談玄

從西康歸來

張澄基

讀五年前日記

章斗航

佛教新聞、潮音信箱

記者

謝慈森致王化中書

羅世烈

詩、點滴

本報

佛慈國藥廠廣告

來稿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出 版

社 址 貴 陽 黔 明 寺

# 讀「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稿」

書感 福善

——座談會記錄原稿見本期——

由於這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全世界的宗教家們便紛紛討論到改善現實社會的問題，這確是對了的，並且早就應該如此。

重慶太虛大師，近來佛敎繩索，開一「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座談會，原則上還有意義，今後的時代趨勢，亦覺相當切要。筆者匆接配錄稿，一口氣讀完，各言其語，毋快一時，不特為縉雲山上的秋色，更想成一身佛法味與韻味也。

發言者多佛敎徒，而聽者則各不見其，讀後，也引起了我的感想：

要以佛法改善現實社會，首先就要明白什麼是佛法，什麼是現實社會，現實社會的病處是什麼，應先診斷，找到了現實社會的病根以後，才好下手醫，從事改善。

佛法，發自人類智慧與經驗的因緣而起，應以這樣的佛法來改善社會，豈不是把佛法也改壞到山林去了，這豈了天大的笑話。

那末佛法不是山林的，是什麼的？是社會的，並且是適應每一時代方所之現實社會的。什麼學問是適應的？個人人類社會的大導師家，他對當時的現實人生社會不滿，所以才立志奮鬥，突破苦痛若現實，重新建立起一個人類社會的美滿體系來。這道理，我們充分看出佛陀設教的動機，不是為他自己一

個，是為了一切社會的大眾福利，他常說：「我愛一切眾生如羅喉羅」，「有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那末佛法是不能遺社會大眾而孤立的。也可以說，有社會始有佛法，佛法是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佛法的真諦，也只有從社會大眾服務的那方面，才表現得出，才表現得徹底。

懂得了佛法真義以後，還要弄清楚什麼是現實社會，現實社會的病根在那裏。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為社會的動物，人皆有樂羣厭獨的本能，則自有人群以來，就有了社會。社會是人類合羣的產物。

一般科學家的研究，認為宇宙進化的過程，有三個時期，所謂物質進化，生物進化，人類進化是也。只有無義的物質，而發生生命，為物質進化時期；用物質變化而有生物出現（佛學不許此說），為生物進化時期；自一般生物進化至人類（佛學更斥此說），則為人類進化時期了。我們現在所要理論的人類社會，就在這人類進化時期裏。這個人類進化時期，又分三個階段：一是禮儀階段，這時期的人類生活，取諸自然。但尚感受到自然界中各種不可抗的威力，乃認為宇宙之間必有一個神的力量支配一切，於是焚化祈禱，乞其於神。二是君權階段，人類生殺予奪，悉操之於一個君主之手，一切生活所需，均由一個領袖的恩賜。三是民權階段，這時期的人類生活是各自爭取，人類的權力擴張與運用，最為複雜。我們所謂「現實社會」，正當此民權階段。而每一階段，均以人類的生活為進化中心，可見求生活，是人類存在的原動力。神權時代的生活，取諸自然，比較大化任運，君主時代的生活，由于君主

的恩賜，也比較有約束，唯有民權時代的生活，乃推進到一個

新階級，由各自發展的權力去爭取。人類的痛苦現象，就因此耐加增了。因為人類自有史以來，誰都有保和養兩件大事，你天天要生活，要保衛自己，養活自己，我無嘗不要生活，不要保衛，不要養活呢。你爲了生活保養而奮鬥爭取，我亦爲了生活保養而奮鬥爭取，於是人與人之間就無法避免衝突，一有衝突，則肉體流血爭持也隨着發生了。由個人與個人戰以至民族與民族戰，人類不知伊於胡底。這是現實社會的病態。

這類的現實社會，以佛法的眼光來看，應該逃避嗎？還是改善？不應該逃避，應該改善。佛法能够改善嗎？能够改善。怎樣改善法？（應社會發言者）高見，各有不同。陳居士認爲佛法可以改善現實社會，而對於政治經濟等活動，佛

教是旁觀的。佛教徒宜「堅持崗位」，不宜從正面去活動。潘博士調劑一般宗教及科學，都不能改善社會，唯佛法可以，只要看每個人的修持期的平等心通是否可以建立而決定，印順法師以離開佛教精神影響社會，並認爲「乘佛法精神，去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並無妨礙。而最後由家人身以證悟佛法爲立腳點，在家佛教徒則可本著大乘佛教精神而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一語有三種，我以爲出家佛教徒，應以離開佛法爲立腳點，然亦可本著大乘佛教精神去從事佛教分內的事活動。在家佛教徒頂好對離開佛法也要有點保留，應認佛法的精神本著大乘佛教精神去活動，容易落空。出家佛教徒，應認佛法教育去教育人類，用佛法文化去影響社會，爲人類社會而奔馳不息，就是大乘菩薩行。

林同濟先生似乎當時沒有在座，乃閱記錄稿後向鄭重提出我的寶貴意見，倒不是淺溥熱鬧而已。他的三項意見，以末後一項最可貴：在任何場合下，凡在教之正常或方便立場認爲「不容己」的社會政治以至軍事工作，似乎都應該振奮而起，不宜拘拘於「自家的崗位」。這與陳真如居士的「堅持崗位」不同。我也覺得崗位不可不守，不可拘守，拘守就是笨。我們知道，人類是最突破現實最不守崗位的動物，假使人類對現實耐

煩死守崗位，則人類就難進步，也就是說把人類社會逼進了死刑。今日社會的普通苦悶情形，可以說拘守崗位是造成因素之一。街上般的餓死，凍的凍死，不是賑濟慈善人員，誰也不管那末多。佛教徒林真如倒倒了，司六師是不扶的，理由是：「我是司水，不是香燈，油瓶倒了，與我無關」。前幾年重慶大隧道慘案，因隧道裏人多空氣不夠，發生騷動，隧門崗位的衛兵死。論責任，衛兵是抵罪的，派長官命令，堅守崗位，忠於職責。而因知識程度太低，缺乏變通的機巧方便，亦足以葬事。後來因渝平報的一再呼籲，主管機關才精採智識的耐官去充任隧道及各防空洞的警衛，以便應付特變。

這幾件事，說明了拘守崗位的要不得。然而崗位又不可不守，不守就缺乏立場。頂好是本着崗位，應付尋常，而同時要具足變通的機巧方便，以應付特殊形形的到來。這樣講來，佛教徒對於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無分正面旁面，只看情形及佛教徒本身動機如何而定。

歷史上出家佛教徒參與國事者，確可考。元嘉年間，沙門慧震，以才學幸於文帝，詔與顯廷之同參朝政，隋世皇元年，僧猛爲隋一大統，唐元和時，僧惟衷充翰林，宋禧康二年，東京留守，請法道法師補實教郎，兼管軍，參謀軍事，爲國行法。每當僧人參政，國朝無不告泰，人民無不稱良。佛教徒如以救國救民改善社會爲動機，則無不可爲政治經濟軍事等之活動也。印順法師的「政治經濟等，就是佛法」一語，在這裏恰到好處。

以前什連奉尼對嚴師王，不知說了多少治國的要道，並且在長阿含第二遊行經勸示弟子說：「以和合精神相集，以和合心議國事」。可見佛教徒從來就沒有把國事丟在腦後。如斯，則出家佛教徒，於修持之餘，而能從事國家社會的活動以影響人類，是絕無妨礙的。並且是分內事，應該做。

這是我對薩談會諸家高見上，略加申論的一點個人，而我自已對於以佛法改善現實社會的問題，也有一自比較主體的意見提供：

據察明義一句話，要以佛法改善現實社會，唯有施用佛院教育來教育人類，也就是說從教育方面下手。西諺有云：「教育為人類之母」，社會的好壞，是人類造成，人類的好壞，是教育造成。可見教育是人類社會的根柢。

現實社會的病態發生，是證明現實教育不能勝任造成人類社會的健全。自軍國主義與國家主義教育盛行以來，人們心靈上，均已注入了自己愛國的狹隘思想，此以日耳曼民族優越感及日本武士道等為最狂妄顯著。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教育是改變人類心地的，每個人的心理若都中了這種教育的毒，則人皆成了自私自利之徒，自我誇大之徒，把自我的利益與尊嚴，看得比什末還高。因而，橫斷一切，藐視他人，極盡侵奪為能事。毀滅性的教育來教育人類，一代一代的教育下去，如何使人類社會獲得太平呢。

所以，要改善現實社會，必須改善現實教育。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改善好了，人類社會才會改善好。今後的教育，應以佛教之「為全世界人類社會服務的博愛互助精神」為其新哲學基礎，糾正人類已往的錯誤心理。以前爭權奪利，今後互信互助，以前以自我利益為第一，今後以人類全體利益為第一。這樣的教育下去，能夠蔚為風氣，成為習尚，人類小我的自利觀念自然消除，全人類的大我精神，也就堂堂地表現出來。人類本此互惠精神，平等相待，和樂相處，還有什末仗好打，天下太平了。

因此，我覺得佛法改善社會的方式雖多，而用佛陀教育去教育人類，却是最根本的一個。

我的意思未竟，因篇幅關係，就此帶住。

卅三，十一，在貴陽。

大師慈恩

### 南海寄歸傳新頁之七

白慧

九月十五日慈諭，業由譯院具轉至，盈論之後，敬悉已完奉收到譯院長及弟子代躬法師轉寄之各項文件。甚為欣慰！茲又奉寄新聞二期其一為英文「本年八月廿一日躬法師錫蘭代表 大師出席比五週年紀念大會後，錫蘭觀察報所載躬法師之演詞大意，已由弟子譯成中文。其二為中文「印度日報總編輯金克木先生（通告假住鹿苑中華寺講梵文）」於弟子出語十一月十一日鹿苑演詞音提會根本香寺第十二週年紀念會後所發之消息。弟子出席此會因緣如次：十月十一月為印度拜神節學校放假一月，乘此假期，弟子遊鹿野苑，巡禮聖跡，掛書中華佛寺。時中華佛寺主持德玉老和尚因事往加爾各答。假期滿後，弟子因病，未克返校，至十一月十日，鹿野苑演詞音提會來請中華佛寺中國寺教徒出席十一及十二該會根本香寺第十二週年紀念大會，并邀弟子屆時代表中國佛教徒致詞。十一月，弟子草一英文演詞出席該紀念會。因大會要來，弟子先以國語致詞後用英語譯意。當弟子以英語演說時，會中各國僧眾極感驚異，蓋彼等從未見中國僧人會說英語，更未聞中國僧人能說英語講演，（中華佛寺之中國僧尼俱為嗚羊之儔，素為彼等所不齒，今忽聞弟子以英語講述中國佛教，焉得不驚為希有。）大會散後，彼等對弟子所講，時別關於大師在中國佛教界之地位及工作，甚感興趣，并予好評，彼等自謂：「雖知中國有佛教及太虛大師，但不知中國佛教如何，更不知太虛大師在佛教界中作何重要之工作。此次聆汝之講演，始知中國佛教過去現在演變之梗概及太虛大師在中國佛教所從事革新與發揚中國佛教運動之重要工作。」茲附寄弟子之英語講稿及中文翻譯，希察閱。敬叩慈安！弟子白慧頂禮卅三，二月，



# 佛法原理與做人

聞又記  
澄元

——太虛大師在粵漢路大禮堂演講——

杜局長於七八年前和我在杭州已經聽過，前日得到貴局函邀及今天親承局長到花藥山，故得與各位相見，心中感覺非常欣快，即聽到杜局長所講的話，已覺深合佛教之要領，佛與心的道理，都鬧發得明白。今天我想講講在佛法原理上做人的道理。

在佛法原理上，法就是講宇宙間存在的事物，都離不了因果法則，這個法則宇宙間各種事物，從自然界到社會，以至心知一切都是，亦名因緣所生法，例如一盆花的生長和存在，必有種子的因，必有水土、人工、日光等緣，然後才能生長出來，這是自然界的植物。其他動物、礦物、如化學上由水而化成淡養氣，水就是滋養氣等因緣的所生法，毫不析到最細的原子，至二十世紀才知到原子還是電子所構成的，從此分析下去，就是電子也是一種因緣所生法，大而至地球或太陽系，乃至星雲星海，佛學上之大千世界，華藏世界，無不都是因緣所生法。近而觀察人生，亦是因緣所生法，凡動物的生命，都是因緣相續，生命的因，遇到父母的緣，才可生；生後自天地間各種的培植，方能長成，這都是因果法，離開了因果法，是沒有存在的，科學上研究明白的，也只是因果法中一部分，一部分以成爲科學，由科學所研究到的各部分，總合起來，就是科學的根柢，因此便進一步，而成爲哲學；在一切存在變化的因緣關係上，研究他的原理，便是哲學。於這兩種的研究而外，還有各種宗教，然而各宗教或立一種神，或立及多種神，而產生宇宙萬有的一切，這是幻想，我們宇宙萬有外，是不必要有另一個創造神的。

佛法是科學的哲學，哲學的宗教，與其他帶迷信之宗教不

同。佛法的出發點是現實的無量衆生世界，這都是科學上所研究到的事實，故佛法完全是現實的科學，而佛法的基礎固是現實世界衆生，而科學只研究到一部分的現象，而佛法是作一個總的觀察，普遍的覺悟，所以佛法不但有科學，而是科學的哲學，然而了解一切普遍的因果法則，都不是固定的。

從因緣上面，可予以種種改變，使人類進而改善；明白這一改善的方法，如是可以達到最善、最純潔、最高尚、最圓滿光明、最妙的境界，如是名爲佛，從實踐實行上，求改善求進步而達到這種最高尚最完善的境界，就是極樂世界，然而佛因有去惡大慈的心，是要一切衆生都同佛一樣的得到安樂，故把他所覺悟的境界，及達到覺悟的方法，指示他人，這就是先覺後覺的意思。所以佛法是科學；而不只是科學，是哲學；而不只是哲學，佛法是科學哲學的宗教；佛是最徹底的覺悟者所覺悟的因果法，而不是另外有一種神，它是把覺悟的都指示出來，使大家都能覺悟而到達完美微妙的境界，這就是佛教，亦可名爲佛學，名爲佛法。

由佛說爲衆人，且就最小範圍的地球人類上說，在佛法原理上地球上的人類是衆生中較爲重要的；在衆生中雖有比人類更奇妙的種種，但是人因活動的創造的力量大，因此佛法中看世界中之人類，是能夠達到與佛一樣的覺悟的，故佛說「人生難得」；而人生是有很深意義，很大價值的，如此了解人生價值，我們才成一種有意義的人生觀。宇宙間能變化的力量，是衆生心，此外沒有造世界的神，是一切衆生心力量，變化一切宇宙間的因果變化，例如一個國家之興衰，是全國民的心理關係，如能將人心改善，振作國家，便強；反之，國家衰弱，雖不



無其他原因，但此實為原因之主要點。如清季之衰，實在人心頹唐；現在民國之轉強，亦在孫先生之改善人心，以新的力量之各種因緣條件，而造清新的民治國家，進而能領導世界，我們每一個人亦復如是。

衆生的心亦是相續的，不是新起的，也不會斷滅的，偶爾變化亦不是生命的一個階段；人類活動轉機的力量更大，我們在原理上了解人生宇宙原理，所以我們起一種思想，發一種動作，可以改變人夜宇宙一切，皆是人心的變化力量。故動作善惡能令人類發生變善，善則亦能令一切衆生墮落，如殺害他人，而想到為自己，是善有因果的，實際上還是自害，例如日本之侵略我國，而現在島嶼漸漸滅亡了，覆滅一切都有因果。

第一、一切須以衆生之利益為前提，如此方可造成完美的人生。故在佛法的原則上，須要供獻自己所有的，使一切人類進步改善，使一切人類都無侵壓爭奪之事，乃可達到世界永久和平，尤當現在交通發達，倘若一個地方發生戰爭，很容易播動到全國或全世界，故若不急求世界永久和平，則今後人生將永遠在戰爭的飛騰中，再如前次世界戰爭與此次之大戰相較，其破壞力量，遠勝過去，故現在世界永久和平，是迫切重要的。

第二、現在有一種人是愚癡糊塗禽獸無異的，而另自有一種進步而完全是個人的利益，他的才智完全作了自私自利的工具，是整個以身家利益為前提的，像一種人小而能造成目前資產勞動階級不平等的社會，大而能造成國際間的優劣，故我們要達到完善的人生，必須互利互惠，因此，要明白這因果法則，把個人的力量貢獻於大眾的利益上，而達到自他兼利。

復次，應有尊卑，長幼、俱有次序的社會人生，這是第三種人生，第四是要有誠信，使社會能締結團結，向上發達，由這因緣所生法上的真理去實行，合到道德行為理性生活，這是覺悟人生的開始，這就是佛法上說的五戒十善的人生。再進一步，就是大乘菩薩所行的六波羅密行，使一切衆生都做到這種人生道德最高尚微妙完善的菩薩行為，方是最完善最美好的人生。

大乘佛法是為大眾謀幸福的，例如車子人力車只容一人，汽車可容少數人，喻如小乘；若火車則能容大量的人，絕不是為那一個人的，故喻大乘。大乘佛法是絕不為己，而為一切衆生謀利益的，要想從人類更進步的去修菩薩六度萬行，完成最高人生，改良人類社會，這是佛法指示做人的原理。（聞又澄源記）（完）

### 點滴

- 一、貴州安順縣佛教會，徵求大殿經全套一部，如有私人出讓或佛經流通處出售者，請將該藏種類及價格，來函說明（函寄本社），以便接洽。
- 一、印度鹿野苑，近創辦佛教學院。
- 一、瑞典佛教徒林登祥等，將以船隻造流動佛寺，以便隨船所至，即行傳教。
- 一、本社社長老人，前患左臂酸痛，血脈不暢，現已經電療漸愈。
- 一、許協成居士寄贈本年第二期海潮書一本，誌謝（太虛）

### 誌謝

持省老和尚捐一萬元 定安老和尚捐一萬元  
性初法師捐一萬八千元

# 美國佛徒的看法

柏德馬薩姆哈哇作  
復旦大學釋天慧譯

作者係美國人，現年三十四，一九三三年得哥倫比亞大學學位後，入陸斯、安其兒真言宗寺，開法於先覺共禪師，（禪師是 大庵大師門生）旋即赴日本高野山及京都相國寺留學，直至日本偷襲真珠港前二月始歸美國。歸後乃於彼邦以李力宏揚大法。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美國上座大師一信，及謂：戰後他欲來中國研究佛教，懇

大師援助，并盼 大師遣一了解英文而又深知佛學與中國和尙赴美助其在彼邦宏法。大師命譯者與之通信，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從美國給譯者四信，并附一篇從美國報紙上剪下的他的短文，譯者奉 大師之命，特將其短文及信譯成中文以饗讀者——譯者附誌。

編輯先生：友人促我注意約翰·斯博布亨孫的「這裏僧伽認為佛法是降伏的」一文。我以現在正在右教的商加索，阿美利加牧師的賈格，來補充說明那論文內所含著的幾點。第一我要說明的是：我曾在美國和日本研究過佛教；我在日本高野山以及京都相國寺會度過和尙的生活；而且也曾是陸斯、安其兒（Live Hargis）高野山真言宗寺的一員。

他那「美國佛教寺」的標題，有點使我驚駭，因為我認為這樣標題是不對的。在真珠港被襲以前，她不是叫西本願寺嗎？現在將她改為「美國佛教寺」（這名稱如不令人認為是佛教宗派下院，而便令人想像是一美國中央佛教寺），不僅是易舉，而且也必要。因為：她的本部不是設於日本京都偉大的西本願寺內嗎？（我曾在該寺為美日兩佛教徒自願組成的團體作

過一次愉快的講演），西本願寺世襲方丈，大谷伯爵不是日本內閣的一員嗎？「美國佛教寺」住持松本不是日本西本願寺所派，而為方丈大谷伯爵所任命的嗎？

佛教徒比任何宗教徒都看得清楚：宗教是國際性的東西。吾主佛陀也曾使他的信徒傳教於世界各地，故吾人在原始佛教中即能感覺到教會有國際性。佛教通常是不排斥在外國設有本國的寺院，亦如天主教教堂若然。語雖如此，然日本宗教由於政府控制，明確地說，由於軍部操縱，方丈有時竟從事戰爭。而最有趣的是：在日本無論佛教徒，耶教徒，或神道教徒，皆不得日本政府明顯的讚許，他則於斯界決不能得教堂中的最高位。我們應急須改組這裏的日本寺院。吾人所謂改組者：自真珠港被襲後，我就應馬上取指導地位，而監視由日本本國派來而受其政治控制的日僧。

該文中引熊田先生的話說：「軍閥曾試想壓迫佛教，但沒有成功」。我從日本歸國，正是真珠港被襲之前：（一九四一年十月）可是當我在日本時，并未見日本軍閥壓迫任何教堂；不過日本的宗教徒確都剛良的聽軍閥們指揮。因為大多數的美籍日僧，完全忠於合衆國，所以現在改組是絕好的機會。藉此可以打破他們永久為外國政治所控制的宗教。我相信高加索，阿美利加的牧師們參加改組的意義：是希望將由日本宗派所控制的寺院，拿來交與尼晒（Nishi）僧俗，而那裏的僧俗是完全了解其他宗教與政治的情形。我很怕這做得不公正，所以我讚成熊田先生在改組日本佛寺內所評述的確實條件。

我知道在美國有許多佛教團體（是無組織的團體）散布於各方。但真正算得上美國有組織，為美國公民所控制，而有高加索，阿美利加，尼爾僧伽為會員的團體，却只有二個：一是「美國佛教徒協會」，其本部在陸斯，安其兒；一是「美國佛學會」，其本部在紐約城。

我完全同意慈因先生所說：「佛教是為治罪惡而苦痛的世間。」就如佛教徒：我也相信他完全是忠實的：不僞口頭，即精神上也是一樣，故在所有的佛教徒心中皆憤振與佛教，而欲將其傳揚於社會之念。

### 附作者給譯者的信

親愛的法兄弟：接到你的真摯地信，我非常愉快；請你替我誠懇地致意於可尊敬的 太虛大師。在戰時的敵國，即使是小小的庵，我們都無法建立，因為敵國現正將一切人力物力用於戰爭。我的美籍日僑青年書記，最近將被徵集入伍，他離開了我，我將不復再有他，呀，好淒涼的來日呵！

最近我在這裏聽關於中國的講席（講者係美籍教授），當自己聽到「中國很缺乏一切」的話，就非常難過：因此我私下想：你與可尊敬的 太虛大師如需要什麼，那我可以在這裏替你們買，并設法寄給你。我雖不敢担保一定能替你們買到，因為平時有許多東西，在戰時是無法買得的，但如給我一紙所需物品的名單，那我在可能範圍之內，必為你辦到。

我盼望你常常與我通信，且希望覓一相見的機會；到戰後，我打算訪問 貴國，那時我們將討論關於你來敵國的事。我俱盼望一中國和向來美，且希望他終生變為美國市民，因此我籌劃他來後的生活。他能來了，大概與我和其他美國和尙在一起，

所以我能看到他謹慎地過其一生。

自太平洋開戰以來，我就沒有聽到關於你先生鈴木大極博士的事，然在這以前，我因紅十字會的關係，於不同時期內，曾給他二信，可是自此以後，從他那裏我就沒有得着什麼消息了，所以我很擔憂：這可憐的老人現在是否還活着？我盼望於二個月之內，去北美看我自己的先生——可尊敬地先覺基（Kyo-zen Tanaka）先生。先覺基先生與鈴木博士俱要好，他們二人是演宗和尙，太虛大師的門生。你還記得嗎？太虛大師在三佛蘭西斯哥時，曾去訪問過先覺基先生，因此先覺基先生常與我談到太虛大師。

我切盼我們會面的時機來臨！你有小相片嗎？能送我一張麼？因為我很想知道你的面影！

我想同你討論另一問題：你讚成和尙娶妻嗎？但我是不能成的，而且我非常討厭那種辦法（如我先生所為者）。我想：日本和尙結婚是最壞的事。

你的真摯地法兄弟 柏德馬薩姆哈哇敬上

一九四四、六月二十六日

### 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日第二次修正）

第七條：寺廟出資興辦公益慈善事業時，應按各該寺廟每年財產總收入（如除去徵購徵實積穀等項）依左列標準，每年由當地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委員會徵收之。

- （一）一千元以上三千元未滿者百分之三。
- （二）三千元以上五千元未滿者百分之五。
- （三）五千元以上一萬元未滿者百分之十。
- （四）一萬元以上三萬元未滿者百分之十五。
- （五）三萬元以上者一律徵收百分之廿。
- （六）寺廟財產收入在一千元以下者免徵。（餘各條無修改）

佛法

# 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

光宗筆記

談會

八月初旬，陳真如，黃懋華、潘懷素、張劍峯等誘居士不約而同集結雲山，至入日大雨滂沱，暑氣頓消。太虛大師以時機難得，於此新涼之際，召開一佛法座談會。出席者前流四人及陶治公、余覺範、鄧基樓、衛立民諸居士暨蕭原二君，並有印順、羣劬、庵空、妙欽、正果，開一諸法師等，而本院全體員生亦列席旁聽。由大師親臨主席，先提出「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一問題，請出席人藉此作爲論端發表意見，僅陳潘二居士與印順法師三人發言，已逾三時有餘，大師竟因歷時過久，勉反蒞辭而致病。記者識。

## 太虛大師

「秋風秋雨送新涼」。陳真如居士等，都是游於華嚴法界中的善知識，在這時期，不約而同地俱集本山，這是很難得的一個緣會。本院（漢藏政理院）畧備粗陋茶點，召開這個座談會，在以法相資，同得法喜。

我先提出一個普通而易討論的問題作爲論端。那就是：「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莊子天下篇中評論當時學說思想說：「各得道之一察欲以易天下。」所謂易天下，就是改善現實社會。尤其現時的學說思想，大都是集中於「怎樣改進現實社會」這個問題，其原因有二：（一）因爲現實社會的矛盾現象太多，由這矛盾的現象而產生無限的痛苦，尤其是在殘殺的戰爭時期。所謂現實社會，即是指現在實際有組織的人類社會，人類的社會既發生了痛苦，只要是有思想，有良心的人，無不

力求改進。（二）由於近來各種學說的進步，社會的痛苦，的確有解決的可能。因有思想的人，不逃避現實，不脫離社會，而以全力集中尋求改進。現實人類社會的痛苦，不是天然的，或有什麼神賜予的，而是人類自己起心不良，自相爭殺而造成的。改進這種痛苦的現實社會的學說思想，現在一共有四種：（一）強調民法至欲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國粹主義，如德國、日本是；（二）民主主義，如英美是；（三）共產的社會主義，如蘇聯是；（四）綜合三種思想而改良的三民主義，如我們中國是。第一種主義將要失敗了，第二種民主主義的力量在全民參政，第三種的力量在勞工專政，第四種則在發展人類求生存的力量。這三種主義，當繼續推行下去，均利用科學，以改進人類現實的社會爲目的。

然而佛法是否也可以改進現實社會呢？佛法的存在，是否爲人類所需要？如果佛法不能改進社會，不爲人類所需要，那就可以不談。假使能改進，但是現在已經有了幾種足以改進的主義，那不是無須要佛法了嗎？

再深一層講，我們應當明白什麼是佛法？什麼是現實社會？以佛法的眼光看來，現實社會，應當逃避嗎？還是應當改進呢？或根本加以否定說：從來就沒有什麼社會！從這幾方面，都可以佛法觀察。但今天座談的題目，主要的在是否可以改進現實社會。

講到這里，我連帶地記起十六年前，真如居士在杭州靈隱寺和我晤面時，曾問我「佛法是否也講救世？佛法可否救世？」我當時簡單的答覆是也講救世，同時也可以救世。不過「世間」

的範圍很廣，現在的著重點，是現實的人類社會。

前兩年王恩洋居士來山，我們也曾召集過一次座談會，討論「佛法對於戰後的人類有何貢獻」？他說：「佛法如眉目，可以莊嚴人類及明導人類。」當時有人批評它說得太過分，因為其他的宗教學說並不是盲目；但也有人說他說得不够，因為佛法並不如眉目只是人類的莊嚴和明見而已，應該是人類的全體大用。今天討論的題目也畧有相逆。現在請各位對此問題即發表高見。

### 陳真如居士

剛才大師提出「佛法是否可以改善現實社會」這個問題，本人覺得非常扼要。聽了大師的這番偉論，使我發生很多的感想。但其座談會的時間匆促，大家都要發表意見，我不能將我所感想到的盡量說出來，現在只能說一個大概。現在我提出兩點：（一）約佛教徒的本身講，（二）約大師剛才提出我在杭州所問的問題，並連帶說到王恩洋先生前在這裏會討論的問題。先說第一點：

佛法對於世間，始終很需要，我們佛教徒亦存在這現實的世間。不能脫離這現實的人類社會，因此這現實的人類發生密切的關係。這不但佛教徒是如此，無論何種宗教徒也是這樣。佛教對於世界人類的作用之大，尤以中國為最，但其所開新時代的今天，我們應當根據它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才好，因此大師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我覺得佛教徒首先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尤其是出家的僧眾。

佛法本以出世為鵠的，因此有僧伽制度和組織。此制度和組織，有的已衰敗而不適應時代了。這大師早就已看到，並提倡改革。不過說到「新適應時代的目的」，這還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至於制度，想改革，固然很好，如果不能，那末，舊有的制度無論如何是應該保存的。向來一般人以為僧伽只是吃素的飯，是清心寡欲的社會。剩份子，這我們可以置之不理，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宗教徒。宗教無論那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需要的，佛教既是偉大的宗教之一，決不是一句話可以抹煞其價值的。但僧伽的墮落和寺廟內部的腐化，這也是事實，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裏，人民的生活習慣所受的佛教的影響，比儒家還要大，如某些青年，他儘管不信佛，待他的家長一有什麼事，其家長必到寺院打齋供僧或念佛做佛事等其影響之大，可見一斑。總之，佛法以出世為鵠的，有佛法因有僧眾，有寺廟，有制度，有教育，而僧眾的責任，則為繼續如來的慧命，我們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自己的立場，決不可因人家譏諷而搖動。

第二點法與現實世間，在兄弟一而的見解，以為社會的政治經濟等問題，佛法不是正面，而是旁面的。這就是說：佛教徒不應從事正面的政治經濟等活動。因若從事正面的活動，無論在形式上，和作用上，均為佛法的力量所不及。在歷史上，佛法一向為帝王所尊重，以之而感化世間改善世間的亦未嘗不有，但其正面所作的事，皆為世間的事。如菩薩現宰官身以法律為正面，現處軍身以帶兵與軍令等為正面。他們絕對不能是僧侶，如果它帶僧侶的修養，內含菩薩心腸，與敵人短兵相接，對敵方的投降份子，它絕不會殺，否則它就違反了菩薩心。現將軍身與兵與敵短兵相接是正面對世間事，對敵方投降的份子不殺，其為旁面的佛法。認清了這點，才可以說是認清了現實世間。

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到現在還有人在歌頌，以為身修好了就可以齊家，家齊好了就可以治國，國治好了就可以平天下，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孔子這套理論，是適應二千六百年的社會需要而發的，那時中國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家與國之間關係很簡單，的的，如把水弄好，國就可以治好；在二千六百年的今天，國家社會是這樣複雜，它的理論是不再宜了，如政治方面，應有的知識，且不像過去那樣簡單，自認你的修養愈好，其對於國家更是一個建



若對世間一切的現狀知識不備而欲其治國，那是不行的。我這不是說孔子的理論不對，而是說它的理論只適應於當時的社會而不能應用於今日，由此可以反映到佛法的本身，若佛法能以從事政治經濟活動而治世，恐怕早已無佛法存在了。中國在五胡亂華的時候，符堅派人迎鳩摩羅什來中國宏法，但因亂戰撕殺，羅什停留涼州而不能來，待姚興遣兵迎羅什到長安，而符堅的國早已亡了。這表示佛法是超時空性的，是為全人類謀幸福的，並不如歐洲的宗教，可以被利用為政治等侵略工具。所以即使我們做了政治家或經濟家，對正面的世間事應當奮戰，而佛法只能從旁助理。這是應當認清楚的。

還有一點意見，那就是我們佛弟子明了佛法，應如何修善隨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這就是說：無論是什麼都好，工商各界也好，在複雜的現實社會當中，我們應該有什麼不同的表現？以弟子的立場，在繁複多樣的社會中，如果有特別表現，這種表現，比什麼力量都大。

行善隨道，我以只講「悲」二字，我們應當隨時記着，不違反這兩個字。所謂「悲」，就是偉大的同情，無條件的忘自我而為他人，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如世間有些痛苦不是由有情自己本身發生的，而是由團體中間發生的，這種痛苦，世人無法解決，唯有發大悲心的菩薩才能解決，此種偉大。實為其他宗教所不及。這是各位可以從佛經裏看出的。經裏面說：從前有一個人，欲擊王仁，他善於射箭，可以射中空中的飛鳥。當他放箭射王時，那箭在國王的面前忽然墮了地。原來那國王是菩薩，他看見對方的箭射來了，即慈心王味，因此箭就墮了地。那手見了這種奇怪的現象極為恐怖，預備再射第二箭國王迴聲道：「你如果再射，就會射到你自己。」那手聽了他的話，大受感化。由此故事，可以證明旁而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如果以佛法到社會上去從事正面的經濟政治等，就要失掉自己的立場，結果是同流合污。所謂「智」，就是智慧，要有智慧，才可以認識世間的一切，見世間如幻如化，可見

爭的辯論而起辯論而發生大悲，所以悲智是同時發生的。佛法對衆生的利益，即是救衆生的慧命。……餘待下卷再說。

### 潘懷素博士

大師提出「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這個問題，意思說說，社會已經有了毛病，須要改善。如世界大戰，即為此種病的表現。這種毛病，科學是否能改善呢？

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發展，就是因為有生命，有生命，就要生活。所謂生活，就是衣食住。如任何一個有生命的動物，它為了要生活，不能不隨時為生活而奔馳，或為逃避危險而逃避，它也要掙扎。現在社會的一切，都是向上發展的，科學可以適應風雨，大洋房也是適應風雨，但大洋房比茅屋好些，所以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因為人類須要好的生活。自王屋起發展的過程，由於人類自私自利的原故，所以社會發生鬥爭。在原始社會裏，生活取於自然，到了貴族社會，以為生活貴貴由於人賜，而現在則以為是由於人類自己的爭取。因此不但不覺，如我們這許多，若只有一杯茶，但百萬人就爭的爭，就不能不發生爭奪。由於這個原故，於是乎就有你的，我，你的，外國的等等不同的觀念。又如希特勒強迫世界大戰，個個日耳曼民族至上。這種種的觀念，以自利的眼光來看，都是極端錯誤的。如果將這些錯誤觀念改正，那末社會也可以改好。但「悲」以什麼為標準呢？我以「悲」應以全人類的利益為標準。這個標準，才是一個正確的觀念。若只就個人走避的觀念以為就是好的，那結果就會因各人的見解不同而發生紛爭。如我們所吃的米，本是大家的力量做出才有的，那末就應共同享受，在這中間不應有什麼特殊的階段存在。以此種標準去衡量社會，才是真正的好對量。因此改善社會，應當從大眾着眼，而衆生無量個性不同，現在要做到這步，事實是不可能。

有人以為科學發達不好，把人類的面相殘殺的異化，一概



轉罪於科學。這是不懂科學。因為科學的本身是無我的，無罪的，科學的壞，只看人類自己利用得當與否，他的本身是沒有什麼好壞的。如花生可以它，但吃多了，也可以脹死人。

人類的歷史，往往在錯誤的觀念中兜圈子，如果這錯誤的觀念不改變，社會就無法改善。我們知道，生命是極其寶貴的東西。然而生命的本源，科學却無法解釋。如生物學，分析到最後，對於生物的本源，只能得到一個抽象的概念。生命無窮，故每個生命與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就不同，而維持這寶貴生命的存在，就需要資料的充足。

更向上一點，我們的生存要緊，但好的環境也是由於各個人的主觀不同，如前。芽易也好，關人則要其環境才好，儘管他們的好好區別，但都歸由於自己的觀念。這環境，就是所謂判斷力。因各人對一物不齊，各人的判斷，也就有異。以主觀的立場，看這社會，當是錯誤的。但這種錯誤，科學却無法改變。

此種宗教，是否可以用改現社會呢？這可與一宗教一詞，意其含糊。如西澤特宗教，三國宗教，其內容與本不同，姑借用普通宗教一詞來說明。西澤特宗教，以為宇宙萬物，均由神所造，神靈的幾百年，就在這神靈思想之下。基督教的創始，其目的，亦在將這神靈社會，使神靈與人同作爲政治的工具，因此這神靈中世紀黑暗時期，才發覺與科學發達以後，歐西世界就沒有了神靈社會。所以，所以以我說宗教改現社會是不可能的。此外如印度，婆羅門教等其迷信，幼稚，爲可笑。

科學宗教既不能改現社會，那末佛教呢？這我們可以從佛陀的教義來看，在佛陀，當時的印度社會環境，的確給他一個很大的刺激，他考察生命的來源，看到社會上森嚴的階級制度，他經過長期的思索和考慮，得到了結論，他以為眾生都是平等的，生命的本質，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因此推論到社會也應當平等無差別才對。所以說法是可以改現社會，

就着每個人的無差別的平等心理是否可以建立了。如果建立得起來，就可以改現社會。佛法之所以能够救世，也就在這點。

### 印順法師

大師提出的問題，剛才聽了兩居士所發表的意見，我也有一點感想。佛法一面是以有情（生命）爲中心，爲出發點的。所以佛法的目的，在使有情眾生痛苦，而求解放，因此有佛陀的出現，佛法的流傳。因佛法的本旨，此，所以佛法完全是爲要改善人生。有情痛苦的發生，有三方面：一是由於自己（身心之間）所引起的。二是由於社會（社會之間）所發生的。三是由於自然環境（我與自然環境）給予的。佛法的目的，是爲了要解除這些痛苦。但如何解除呢，則要有方法，了解自然物質的真相，才可解除。而所謂解除，人不可不說，像科學所說之下，同一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與其說，他却不滿意；過重他。社會現象所以不像自然科學的種種必然，是爲了有人類的精神活動在。故佛學科學，是以改現社會的。社會的改善，可從社會各人的要求，用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去改善他。政治，法律等，都是了這一點。說到身心問題，只要肯自我反省，就可以知道此社會刻刻更趨進步，其容易把握。個人到性格，興趣，嗜好，思想，要與社會，是極不容易的。一切宗教，修養，特別，佛陀，這是一點。從嚴戒現，要改善現實的人類社會，這三種都有點，也可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宗教佛法，都爲了改善有情中心的人類，但社會科學，沒有宗教的組織，那科學社會，改善社會的東西。現代戰爭，不是受盡了科學的傷害嗎？這科學本身的問題。進一步如人類私欲發展人格墮落，那末任何社會制度，都難於改善社會。多少人假借民意，利用愚民，多少人利用政治，經濟壟斷，來破壞社會的和平。所以這三者並重，而改善社會，應帶根

本個人格思想改善起，這是佛法的立場，而且科學的進步，不一定是社會的合理與平安。社會的改善，不能担保你的身心安樂。佛法是從這究竟的觀點出發的。

人類的社會組織的好壞，雖有各人的見解不同，但不是不能比較的。大概在國家強盛時，其政策就比較寬容傾向大同；若受到壓迫，有危亡之虞時，就要強調比較狹隘的國家民族主義。社會的結構，當然是傾向大同，但真正的好壞，我認爲應從人類的共同要求，再更當重視一時空中的現實需要，從雙方兼顧中估量其價值，否則，任何制度都不是一定適合，這只是例子。

佛法對於現實社會的改造，可以約略開佛敎與大乘佛敎，兩方面來講，聲聞佛敎與大乘佛敎不同，它是超越的，不是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或政治活動，它是只有生而到無生，超社會而得解脫。有人說：這是消極，但消極並不一定與世間無好處。如小乘聖者，它有偉大的精神修養，有高尚的人格，便可以影響社會。如中國僧侶或居士，其精神感召後來的人也很多。然大乘佛法的思想，則完全不同。它以有生即無生，無生而不離生，是正面的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並不自礙自己的精神解脫。它要從世間的正業去體教，而得解脫。這種解脫，叫做不思解脫。這在華嚴經裏說得很多。故大乘佛敎的思想對於社會，並不一定要與世間對立，政治，經濟等，在吻合佛敎的思想體系下，何嘗不與佛法，因為它主張世間法即是出世法的原因，不與出家人倒不須要這樣做。總之，佛法一是淨化身心，於世間而達到淨解脫的大乘佛敎，可以正面地去從事經濟政治等活動。出家人應以聲聞佛敎爲立腳點，而在大乘佛敎徒則可本大乘佛敎的精神正面的去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這政治經濟等，就是佛法。

### 太虛大師

今天的座談會，有三位發言，第一是陳真如先生，隨講的可分爲兩點：(一)出家僧衆以超俗的立場，和人格的表現，從旁面的影響使社會改善；(二)在家的佛敎徒雖亦正面地從事政治經濟等活動，對世間的責任盡職，而內面菩薩的大悲大智心，表現與一班人不同。無論是內面或外面，皆可能使社會改善。

第二是潘懷素先生，他對社會的改造，說到科學的，宗教的佛法的，科學多於人類的歷史善惡性；無法解決；宗教又以神學思想來統治人類，以神爲本，這只是人造的玄想，以之而改良社會，是不可能的。最切說到佛法，以佛法說衆生無差別，人類的善的標準，應以大衆的利益的對象。以生命無差別的理論，去觀察衆生如幻如化，心性平等，故可以改進現實社會同時認識佛法的寶貴而應加以保護。但以什麼方法改進，潘先生深沒有說出來。

第三是印順法師，他說佛法以有情爲本，其利益的標準亦須以大衆爲對象。這頗與潘先生的意義接近。其所提出的方法，一是以小乘佛法修養的精神，高上的人格，發旁面去影響社會，使之改進，這與陳先生的意義接近。它又說用大乘菩薩的精神，如華嚴經中的普賢見王等，在表面上是罪惡的而其實它自改善世間。這是不可思議的大乘菩薩行。因爲菩薩是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所以它說佛法更有直接改善世間的可能。我以爲出家制度，是極其必要的，但須把牠整理好，使世人崇拜；再以方便引導。同時，我覺得僧衆的人數，宜精不宜多。

以衆生心性平等的思想爲出發點，使衆生從根本的心理上改善起，因此菩薩愈多愈好，使每個人都成爲善法界的善知識，人間也就成爲善法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將佛法宜揚出去，使社會人士普遍地明了菩薩的偉大精神。(完)

### 林同濟先生讀紀錄稿後所提的意見

太虛大師：  
西方的冥契主義，分消極積極兩種。前者是自了漢，並不以改善社會爲目的。如果社會人士受了他的靈光之感召而學爲

較複雜，都是意外的收穫，不是原定的目的。消極的冥契主義者大群的只在自遊智慧之林，自得其樂之門。

積極的冥契主義者，是認到了「上帝」之後，而顯得這正覺中的重要成份就包含着「愛」的精神，幫護一切的精神，於是本非精神而勇決地以先覺覺悟。結果便產生一種積極傳教精神，使這許多家都來信其所信。都來接受他的宗教。

「政治實事」不是以它為道地分內事的。我以為三者可並行不悖。佛學的未來應當：

(一) 由一種嚴格的傳教院制有極精進（人數不必多而亦不可少）的耆智大士，以為佛學會中的頂蓋人才。他們要以自覺自救為最優先的目的。必如是，然後可以維持「質精」的標準。維持佛徒的「高度」。

(二) 由這精練陣中，按各人的志趣，而分出（A）專門修行者（B）執行傳教者兩種人。

(三) 在任何場合下，凡在教之正當或方便立場認為「不得已」的社會政治以至軍事工作，似乎都應該振袂而起。來作短期或短長的擔當。不宜拘拘於所謂「自家的崗位」。

究到底，宗教家固必須把他的經常工作局限於狹義的宗教範圍內。然廣義說來畢竟一切「人事」都屬宗教家「分內事」。關鍵在做事者的態度與立場必是「廣教的」。而事之本質是否屬於狹義的宗教性質，乃是次要問題。換句話說，我以為在非常場合，宗教家可以「以水應火」以本宗教的立場，奮勇担任他所認為時勢（環境）或義理，必須從權相等的「教外」性的事業。由一個新常的宗教家變為一個應權的政治家，社會工作者等……。

本誌將我一時門外道的妄見，上列於後，同濟不月廿二

###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延聘太虛大師

經啓者：本所成立伊始，又以遠在邊疆，諸多事創，對此保存國粹，發揚固有文化之使命，深感職責重大，非集思廣益，共策進行，不足以奏全功。爰經呈奉 敎育部，本年九月三日高宗第四二七六三號指令，設設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設計委員會，聘請國內外專家，以通訊方式，統籌本所設計事宜。凡關於保管研究，發揚諸方面，無論為宗教的、歷史的、藝術的，均冀各專家學者予以充分建議，多方指示，俾本所工作順利展開，未來所務賴以策劃。既免孤陋之譏兼收功倍之效。不但本所之幸抑亦華簡東方文化之幸茲隨附奉本所設計委員會章程草案及聘書各一份，即希查照惠允，為荷！此致太虛大師，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設計委員會委員名單一紙。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啓。

### 謝梁白雲繪贈太虛台用蘇淵雷題均

太虛

有時會是說靈臺，秘藏光明好自開，也似雲箋輕拂拭，林海雲影等端來。

### 誌謝

李天懸居士捐一千元，安順僧尼訓練班捐三千八百元妙祥師捐一千元。在初法師經募者如下：明齋師一千元靜明師一千元劉德芳五百元純明師三百元悟松師三百元真清師二百元永師二百元智慧師二百元純慶師一百元揚道一百元昌道和九一百元國祥師一百元真圓師一百元轉遠師一百元毅道才居士一百元姜心誠一百元如忠師一百元宋樂氏一百元陳百圓道長一百元真印師一百元揚大成伍十元